

浮世物語

李长声



浮世物语

日本杂事诗新注

李长声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世物语 / 李长声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07.7

ISBN 978-7-80678-740-3

I. 浮... II. 李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9990 号

浮世物语

李长声 / 著

责任编辑 / 陈 琪 特约编辑 / 陆 灏

技术编辑 /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92,000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 册

ISBN 978-7-80678-740-3/I·109

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序

扬之水

我一向不懂诗，虽然爱读，且读了不少。早先是关注诗中的“本事”，后来是留意诗中的名物，而对于诗作本身的优劣实在是缺少鉴赏之眼光的。因此有一种诗体最可以照顾我的兴趣，便是纪事诗。纪事诗的阅读，可以放开诗的艺术不管，而只看它的纪事，我所关心的无论本事还是名物，便都在这“纪事”里边了。

同长声兄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很早就读过他的诗，总觉得有聂绀弩之风。诗如其人，用来说长声兄似乎是合适的。他旷达，幽默，好酒，而这三者又好像是互为因果，以是成就了一种人生态度，或曰人生境界也可。本来还想说他有名士风，但也是老朋友的陆灏兄曾经为名士下过一个定义，即名

士就是不负责任。而长声兄却是极负责任的，因此这句话只好放下。

此书为“新注”固然不错，却也不妨看作续编，因为“新注”的文体也正类于杂事诗，不过运用得更加灵活，更加宛转多变。黄遵宪之后一百余年日本的种种变化和若干的不变化，虽然介绍与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多与黄氏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同样形式的作品，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一部。我以为这是雅俗交融的一种形式，也可以算是随笔中的别一体，今却很少有佳作，以至于教人颇有失传之虞。而长声兄于文于诗都可以挥洒自如，久作扶桑居，又能长葆旁观者的清醒，曾有人形容他同日本的关系是“乐而不淫”，他笑而不答。以诗与文的上佳辅之以“乐而不淫”的态度，复以旷达、幽默、好酒之“三宝”，凡此种种，成就了“日本杂事诗新注”的好。谓予不信，请翻下一页。

目 次

序 / 扬之水

富士山	1
镰仓大佛	5
地震	9
台风	13
年号	18
旧历	21
岁时记	24
汉字	29
假名	34

东京	38
消防	42
警察	47
房屋	51
温泉	57
相扑	63
杨弓店	68
漫谈	75
裤子（附：内裤）	80
脚气	87
发	92
须	98
髻	103
日本刀	108
艺妓	114
工巧	120
神道	125
宗教	132
樱花	140

菊花	144
河豚	149
鲚鱼	155
酒馆	160
晚酌	165
后记	170

富士山

飞掠雪峰机翼寒，谁遗小扇海云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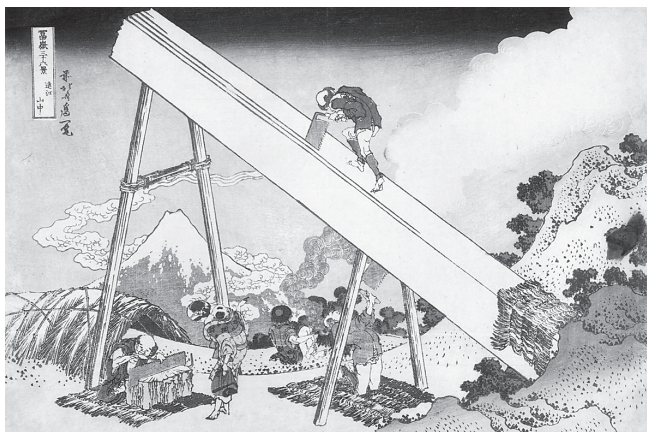
人间冷暖尤多变，留作风凉挂袋边。

我咏富士山，打油打油。

来日本多年，多次登过富士山；第一次是自己想去，好像不去就白来日本，后来变主动为被动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得不奉陪如仪。我们的泰山高一千五百三十二米，而蕞尔日本，在“大海之中，依山岛为国邑”，高过千米的山有五百八十六座，仅本州就有四百五十一座，首屈一指的是富士山。明治年间有个叫志贺重昂的，写了一本《日本风景论》，名噪一时。他认为名山都是火山，当名山要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山体由美术形

状与几何形状相搭配，二是走进山里，景致多变。最美圆锥形，那就是富士山。确实，远眺富士山，美的是那个几何形状，远古中国人创造了海上有仙山的说法一定是看见了它。不过，形状过于简单，几乎从远近高低、四面八方看都一个样，恐怕看多了思想也不免简单化，不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样哲学。山高路险，以致有一个说法：不登富士是傻瓜，登两次也是傻瓜。因为是火山喷发的堆积，真的登上去近瞧，满地炉灰渣，好似看见了半老徐娘的粗糙，难免杀风景。

时代不同了，我时常从飞机上眺望富士山，见清末黄遵宪所未见。倘若从东京的羽田机场往西南飞，能看见顶上的火山口，冰雪消融，形状像一个多褶露馅的烧卖。黄遵宪咏富士山气魄宏大：“拔地摩天独立高，莲峰涌出海东涛，二千五百年前雪，一白茫茫积未消。”日本人也写了不少汉诗，石川丈山的两句最著名：“雪如纨素烟如柄，白扇倒悬东海天。”把宏伟的富士山形容成一把小扇子，似乎表示着他们诚然有一种凡事往小里缩的民族性。至于中国人，日本人总爱说我们好夸大，不朽的例证是李白的那句“白发三千丈”。从现实生活来看，日本人喜爱小东西，称之“小”日本一点都不错。中国地大物博（近来又听说不太大，不算博了），人心就开阔，大大咧咧，容



葛饰北斋的《富士山》（浮世绘）

纳百川，五族共和。但是就写诗的手法来说，缩小和夸大是一回事，都属于夸张。中国诗人也会极言其小，如毛泽东的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”。日本人每每写汉诗便使出气魄来，如“千年积雪拥蓬莱”（室鸠巢），“芙蓉峰上一轮高”（荻生徂徕），“谁将东海水，濯出玉芙蓉，蟠地三州尽，插天八叶重”（柴野栗山），虽然多是从中国的古典诗词套来的。

富士，以前也写作不二、富慈等，一说来自阿伊努语，是“火”的意思。此山是一座圆锥形孤峰，坐落在山梨和静冈两县的地界。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，乃日本最高峰，虽然自古视之为名山、灵山，但当作日本国的象征却是在明治中叶以后了，旨在高扬民族主义。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画《富岳三十六景》，把富士山作为远景配置在庶民生活的各种场面中，多姿多彩。昭和初年，到了横山大观的笔下，富士山被画成神山，是对于皇家的崇敬。所谓两千五百年，指的是日本人自诩建国的年头，若从自然来说，现在的富士山诞生于五千年前。再三申请为世界遗产，但因其自然及文化都惨遭毁坏，始终未获准。有一幅照片，照的是冠雪的富士山下奔驰一列新干线电车，四十年过去，至今仍然是日本的招贴画。

镰仓大佛

黄遵宪诗：“倚天铜佛古于树，挂月玉镜寒生苔。对人露立总不语，曾见源平战斗来。”

咏的是镰仓大佛。大概黄遵宪没去过镰仓，“闻之何大臣云”，以为“镰仓八幡宫有铜佛”，不确。大佛在高德院境内，是这座净土宗寺院的本尊阿弥陀如来。也不是“露立”，而是“露坐”，结跏趺坐，弓背垂脸，双手作定印。本来是贴了金的，早已被风雨剥蚀净尽。

“源平战斗”，就是被写成小说《平家物语》的源氏与平家两大氏族之争。平安时代由贵族文人当政，到了十二世纪中叶，源义朝与平清盛靠武力取得政治地位，进而平家击败源氏，独揽国柄。源赖朝生于一一四七年，十三岁随父亲

义朝上阵，被平清盛打败，险些丧命，在伊豆度过二十年流放岁月。一一八〇年，后白河上皇（太上皇之略）的三皇子以仁王传来一道密旨，命赖朝讨伐平家。赖朝纠集父辈旧部起兵，但一战而败，退到先祖的故地镰仓。那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镰仓不过是僻壤荒村。赖朝在此设置侍所，把麾下的武士（侍）变成家人。鹤冈八幡宫是源氏的宗庙，如今境内还活着大银杏，树龄越千年，可谓擎天银杏古于佛。当赖朝经营东国时，源义仲在木曾谷起兵，三年后攻入京城。老猥的后白河法皇（天皇出家则称为法皇）偷偷与赖朝交涉，承认他对东国一带的统治权。赖朝派兄弟义经出兵，打败了义仲。乘源氏同室操戈之机，逃到西海的平家企图反攻，终被义经剿灭。后白河法皇重施离间计，赖朝和义经反目成仇。法皇死后，源赖朝得偿夙愿，一一九二年被封为征夷大将军。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武家掌握政权的肇始，此后历经镰仓、室町、江户三个幕府时代。源赖朝五十二岁暴卒，一说是坠马而死，但真相不明，成为日本史之谜。赖朝死后，镰仓幕府的实权一直把持在外戚北条氏手中。《吾妻镜》，又称《东鉴》，是镰仓幕府编纂的幕府正史，据之，大佛始建于一二三八年。当初是木制，九年后重造，“金铜八丈”（像高十



源赖朝画像（国宝）

一点二米)。由此可知，大佛生也晚，不“曾见源平战斗来”。

镰仓建大佛，是幕府从宗教方面向王权示威，张扬霸权。日本停止遣唐使以后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断了，但民间的往来却更加活跃，僧侣商人不绝于途。镰仓武士要建构独自的文化，不是从京都移植，而是直接从中国输入。那时中国是宋代。大佛坐姿前倾，双肩厚实，如猫拱背，是典型的宋代风格，也可能就是中国的工匠渡海而来帮助铸造的。本来有佛殿，被大风刮倒，后未重建。风雨佛头无片瓦，所以也呼为露坐的大佛。现在看见的这尊国宝是自一九五九年费时三年维修过的模样。奈良东大寺（华严宗）本尊卢舍那佛，铜铸，落成于七四九年。东大寺一度毁于源平之乱，一二〇三年重建。奈良大佛高十四点八五米，镰仓大佛毕竟还低他一头。正是：

幸将木造换铜金，免惹坏劫烧自身，
几见刀弓成霸府，低眸不语坐于今。

地震

人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环境里，常常竟忘掉这环境还是在自然当中。日本多地震。侨居东京，好些日子不震，反而会觉得不正常，诚如黄遵宪所言：初至颇怪，久亦习惯，累月不震，土人反疑。

中国上古有鳌戴的神话，说渤海之东有无底深壑，其中有五座山，随波上下浮动，天帝担心漂到西极，神圣们流离失所，使十五只巨鳌交替举首戴之，才安定不动。这个故事倒像是讲日本，黄遵宪在杂事诗中吟道：“一震雷惊众籁号，沉沉地底涌波涛，累人日夜忧天坠，颇怨灵鳌戴未牢。”虽然多地震，但是读《古事记》、《日本书纪》，日本神话里未出现过地震。五九九年，推古天皇年间，“地动，舍屋悉破，